

# 大侦探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THE CASE BOOK  
OF  
SHERLOCK HOLMES

8

福尔摩斯新探案

（第1集） 福尔摩斯 柯南道尔著 李德发口译



# 大侦探 福尔摩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新探案 / (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李会丹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0  
(大侦探福尔摩斯)  
ISBN 978-7-222-06866-7

I. ①福… II. ①柯…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作  
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307 号

福尔摩斯新探案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译 者: 李会丹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玉波狄  
特约监制: 刘杰辉 李 强  
策划编辑: 木 木  
装帧设计: 怡风轩·雷雨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mailto: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866-7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言

我担心福尔摩斯也会像某些流行男高音似的，在年老艺衰之后，还要不停地向宽容的观众做告别演出。这必须得停止，不管福尔摩斯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他都得停下来。人们总愿意把那些奇妙的花絮留给富有想象力的孩子。愿意有一个奇妙且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菲尔丁（注：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笔下的花花公子仍然可以向理查逊（注：英国小说家，其书信体小说《帕美勒》被称为英国第一部小说）的美女求爱，司各特（注：英国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人，浪漫主义运动先驱）的英雄们还可以耀武扬威，狄更斯（注：英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快乐的伦敦佬仍然在插科打诨，萨克雷（注：英国作家）的市侩们则依旧胡作非为。或许在这个神殿卑微的角落里，或者福尔摩斯和他的华生医生可能暂时寻得一席之地，而让给某些更机敏的侦探和某个更缺心眼儿的伙伴来而取代他们曾占据的舞台可能更为合适。

福尔摩斯的事业已经有不少年头了——这么说虽有些夸大。但要是一些老先生来跟我说，福尔摩斯探案是他们童年的读物，我是不会恭维的。谁会愿意让人任意编排年龄？但残酷的事实



摆在眼前，福尔摩斯是在《红字血案》和《四个人的签名》里首次亮相。这两本小册子在 1887 年和 1889 年陆续出版。此后问世的一系列短篇故事，第一篇叫做《波希米亚丑闻》，1891 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出书之后，公众好像很喜欢，也就盼望出现更多的故事。所以自此以后，39 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故事差不多已有 56 个了。这些故事分别收录在《福尔摩斯冒险史》、《福尔摩斯回忆录》、《福尔摩斯归来记》及《最后的致意》中并重新结集出版。其中近几年发表的这 12 篇，现在收编为《福尔摩斯新探案》。福尔摩斯开始探案生涯是在维多利亚朝的中期，经历了短暂的爱德华王朝，就算在那个狂热的多事之秋，他也不曾中断他的事业。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阅读这些小说的青年人，他们长大成人的子女可以在同一杂志上阅读同一侦探的故事，这并不夸张。这也正是英国公众的耐心与忠实的铁证了。

在《福尔摩斯回忆录》写完后，我曾打算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因为我不愿意将文学生涯局限在这一条路上。这张苍白严峻的脸，还有他懒散的身形，侵占了我过多的想象力。因此我便那么做了。但是，幸亏没有验尸官来验尸，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应读者热切的要求，我还能不太费力地将那轻率的举动掩饰过去。我并不后悔重操旧业，因为，事实上我发现写这些轻松故事并没有妨碍我钻研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以及戏剧等各文学分支。就算福尔摩斯从没存在过，我也未必能有更大的成就，只不过他的存在夺走了一些人对我在严肃文学领域所获成就的赞誉。

所以，读者们，还是让福尔摩斯与你们告别吧！我感谢你们给予的信任，在此谨希望福尔摩斯曾在你们繁忙的工作之余给你们带来欢乐，缓解你们过于沉重的精神压力，这也只能在虚构小说中才能得到吧。

阿瑟·柯南·道尔



## 目 录

CONTENTS

- 序 言 /1
- 王冠宝石案 /1
- 雷神桥之谜 /21
- 爬行人 /51
- 吸血鬼 /75
- 三个同姓人 /95
- 显贵的主顾 /114
- 皮肤变白的军人 /143
- 三角墙山庄 /166
- 狮鬃毛 /187
- 退休的颜料商 /209
- 戴面纱的房客 /228
- 肖斯科姆别墅 /242

## 王冠宝石案

重新回到贝克街二楼这间杂乱无章的房间里，让华生医生觉得很高兴，许多有名的冒险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环顾室内，墙上张贴着科学图表；一张做化学试验用的桌子，被各种酸性物质烧坏了；角落里立着小提琴盒子；两个煤桶里仍放着烟叶和烟斗。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毕利神采奕奕的笑脸上。这是一个小听差，年纪不大却很聪明懂事，有他在身边，这大侦探的沉默气质和寂寞神情有了不少活力。

“全都是老样子，毕利。你也没什么变化，我希望他也是。”

毕利有些担心地看了看那关着的卧室门，犹豫不决地说道：“这时候他可能还在睡觉呢。”

那是一个明媚夏日的傍晚，刚刚七点。但是华生已经十分熟悉他不规律的生活，倒并不觉得奇怪。

“照此看来，他目前正在办一件案子喽？”

“没错，先生。他最近十分紧张。我真是十分担忧他的健康问题，他越来越消瘦、苍白，还吃不下饭。赫德森太太一直在问他：‘福尔摩斯先生，你什么时候才肯吃饭呢？’而他总是说：‘后天的七点半。’您应该知道他专心办案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是的，毕利，我很清楚。”

“他正在跟踪一个人。昨天他化装成一个求职的工人，今天又扮成一个老太太。几乎把我也骗了，但我现在算是熟悉他的习惯了。”毕利笑着用手指了指立在沙发上的一把很皱的阳伞，“这是他化装成老太太的一件道具。”

“这究竟是件什么案子？”

毕利放低了声音，仿佛谈论国家大事似的：“先生，我本打算说的，对你就例外了，但不能外传啊。就是办那个王冠宝石的案子。”

“什么！价值百万镑的王冠失窃案吗？”

“没错，先生。他们决心要找回宝石。嘿，首相和内务大臣全都来过了，就坐在那张沙发上。福尔摩斯先生对他们的态度不错，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并答应全力以赴。但那个坎特米尔勋爵——”

“噢，他呀！”我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就是他，先生。您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真是一个老顽固。我能跟首相聊上几句，也不讨厌内务大臣，他们都是和蔼有礼的绅士。但是我受不了这位勋爵大人。福尔摩斯也受不了他。他完全不信任福尔摩斯先生，不但反对请他办案，还巴不得他办案失败。”

“福尔摩斯先生知道这个吗？”

“他当然什么都知道。”

“那我们祝他办案成功，希望我们这一次不会失败，让坎特米尔勋爵见鬼去吧。嘿，毕利，为什么窗前挂着窗帘啊？”

“三天前福尔摩斯先生让挂上的，后面藏着一件有趣的玩意儿。”



毕利走过去把遮在凸肚窗上的帘子拉开。

一见之余我不觉惊叹起来。那窗帘后正是老朋友的蜡像，睡衣什么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脸偏向窗子，低着头，身体陷在安乐椅里，像是在读一本书。毕利把头摘下来举在空中。

“我们时常改变这个头的方向，让他像活人一样。要不是拉上了窗帘，我是不敢摸它的。拉开窗帘，马路对面都能看得很清楚。”

“这个东西我们以前也用过。”

“那时候我还没来呢。”毕利说着随手拉开帘子朝街上张望，“先生，有一个人正监视着我们，你过来看看，在那边的窗前。”

我正想过去，卧室的门打开了，瘦高的福尔摩斯从里面走了出来，神情显得很苍白又紧张，但步伐还是和往常一样矫健。他大步走到窗边，将窗帘放了下来。

“不要再动了，毕利。”他说道，“刚才你有生命危险，好孩子。对我来说你还能帮不少忙呢！华生，在老地方再见到你真是高兴。太好了，你竟在关键时候到来。”

“我猜也是这样。”

“毕利，你去吧。”福尔摩斯见毕利走后，继续说道，“我有什么理由让他去冒危险呢？”

“什么危险，福尔摩斯？”

“随时会死的危险。我正防备着，估计今晚会有事。”



“防备什么？”

“被暗杀。”

“别开玩笑，福尔摩斯！”

“虽然我不善于说笑话，却不至于要开这种玩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会儿先轻松一下吧。要喝酒吗？雪茄和酒在老地方，你还是坐你原来的扶手椅上吧。你应该还不会讨厌我的烟斗和糟糕的烟草吧？这几天它们就是我的粮食。”

“为什么不吃饭？”

“如果你有饥饿感，那么你的思维便越发敏捷。华生，做为一个医生你肯定知道消化过程得到的供血量等于脑力所损失的供血量。我要的只是一个头脑，其他的都只是个附件。所以，我首先只考虑脑的需要。”

“不过，福尔摩斯，这到底是个什么危险？”

“对了，趁着还没出事的时候，你把凶手的姓名地址记在脑子里说不定也有好处。你去警局报案时，顺便把我最后的祝福带过去。凶手名叫西尔维亚斯——内格雷托·西尔维亚斯伯爵。将他写下来，伙计，写下来！莫尔赛花园街 136 号。写好了吗？”

华生急得脸都发颤了。华生很了解福尔摩斯冒的危险是多大，因为他的话决不会过分的。而华生向来是个行动派，此时他当机立断。

“算我一个，福尔摩斯。这两天我没什么事做。”

“我说华生，你人格的修养没什么长进，倒增加了说谎的坏毛病。明明是个忙得够呛的医生，每个小时都有人来看病的。”

“那都不要紧。你为什么不让人逮捕他呢？”

“确实可以这么做。这也是使他担心的原因。”

“那为什么你不下手呢？”

“因为我还不知道宝石藏在什么地方。”

“就是那被盗的王冠宝石吗？”

“是的，我就是为了那颗深蓝色的宝石。我已经撒下网了，鱼儿已经被网住了。但没拿到宝石，就算把他捉住也没什么用处。当然也是为社会除去一害，但这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要的是宝石。”

“这个西尔维亚斯伯爵是你的鱼之一吗？”

“不错，而且还是一条咬人的鲨鱼。另一个是塞尔姆登·莫尔顿，是个拳击手。塞尔姆登这个家伙倒不算坏，可惜被伯爵利用了。塞尔姆登算不上鲨鱼，只是一条笨白杨鱼，不过他同样困在我的网里。”

“西尔维亚斯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一上午我都在他身边。华生，你也曾见过我化装成一个老太太，但今天最逼真。有一次他还替我捡起了我的阳伞。‘对不起，夫人。’他用带着意大利的口音说道，在他高兴的时候很有一点南欧的文雅风度，心情不好时就流露出他凶恶的本性来了。人生真是无奇不有，华生。”

“人生也许是一场悲剧。”

“是的，也许可能。我跟踪他到了米纳街的史特·维彭杰开设的工厂。这个工厂是做汽枪的，产品非常精巧，我想对面的窗口就有一支。你看到那个蜡像没有？当然，毕利给你看过了。蜡人的脑袋随时可能被子弹打穿。什么事儿，毕利？”

毕利托着一只盘又进来了，盘上盛着一张名片。福尔摩斯看了一眼就抬起了眉梢，脸上竟是打趣的微笑。

“这家伙来了。我倒没料到这一点。华生，收网吧！这是个胆大的家伙。你应该听说过他是个大型比赛中的神枪手。如果他搞定了我，那么在他的射击史上，会是最辉煌的记录。他此刻敢明目张胆地来，证明他已经感觉到我在收网了。”

“叫警察！”

“我会这么做，不过目前还太早。华生，你从窗口看看有没有什么行迹可疑的人。”

华生小心地从帘子边上望了望。

“是的，有一个彪形大汉在门口晃荡。”

“那就是莫尔顿——忠心却弱智的塞尔姆登。毕利，那个来访的先生在哪里？”

“在会客室。”

“你先出去，等我一按铃，你就带他上来。”

“是，先生。”

“如果我不在，你也把他领进来。”

“是，先生。”

华生等毕利出去一关上门，很严肃地向同伴说道：“福尔摩斯，我看这样是不行的。他是个亡命之徒，这次来是要谋杀你啊！”

“那是当然。”

“我要留下来陪你。”

“不行，你只会碍事。”

“碍他的事？”

“不，我的伙计，老实说，你会妨碍我。”

“那我也不能离开你。”

“华生，随你便吧。你对于这些事向来热心。我相信你这次

也会帮到底。这个人虽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来，不过可能反而被我利用呢。”说着他掏出日记本，匆匆写了几行字。“华生，你坐马车到警察局去，将这字条交给侦探组尤翰先生，然后你跟警察一起来。那就可以逮捕这家伙了。”

“这个任务，我很乐意接受的。”

“在你到来之前我刚好能将宝石找回来。”说着他按了一下铃，又继续说道：“我们最好从卧室门出去。这个旁门的确很有用。我要待在这里看着我的老鲨鱼而不让他看到我。你要相信我自有对付他的办法。”

一分钟后，毕利把西尔维亚斯伯爵让到空屋子里来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神枪手、运动员兼花花公子是一个魁梧、黝黑的男子，薄唇上面盖着黑须，上面伸着一个鹰嘴似的长而弯的鼻子。他衣着时髦，鲜艳的领带上扣着色彩夺目的饰针，戴着金光灿烂的戒指。当他身后的门关上之后，他凶恶而惊愕的目光扫过室内的每一处，仿佛每走一步都唯恐有陷阱似的。当他突然发现窗前安乐椅上方的头和睡衣领子时，不觉一怔。开始他的表情只是惊奇，接着他乌黑的眼里便露出了可怕的凶光。他向四周看了看，见确实没有人在场作证，他就举起粗手杖、蹑起脚尖朝沉默的人影走过去。

当他刚把身子蹲下，预备





扑过去攻击的时候，突然从卧室的门口传来冷冷的讥笑声：“不要打坏它，伯爵！不要弄坏了！”

伯爵顿时向后退了几步，痉挛的脸上充满惊恐之色。刹那间他又半举起那根加铅的手杖，好像又要对真人行凶似的，但福尔摩斯那镇静的灰眼睛和讥讽的微笑使他的手又放了下来。

“这个玩意儿不错，”福尔摩斯走过去用手指着假人，“是法国塑像家塔韦尼埃做的。他做蜡像的手艺简直出神入化，就和你那位朋友，史特·维彭杰善于制造气枪一样。”

“什么气枪！你在说什么？”

“把你的帽子和手杖放在那边的桌子上去。谢谢你，请坐。你愿意把手枪拿下来吗？好吧，你想带着坐也行。你来得真是时候，我正想和你聊聊呢。”

伯爵把粗眉毛一拧。

“因为有几句话要和你谈，所以才来的。福尔摩斯，说实话，我这次来是想杀了你。”

福尔摩斯动了一下靠着桌边的腿。

“你这企图我早看出了。”他说，“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因为你惹烦了我，你派出你的爪牙跟踪我。”

“什么？我的爪牙！坦白说真没有这一回事。”

“别装蒜！我叫人跟踪了他们。福尔摩斯，这种把戏两个人串演就够了。”

“这倒没什么，西尔维亚斯伯爵，请你叫我名字的时候要加称呼。你应该知道，虽然我常和流氓打交道，不太拘泥小节，但不遵守正常礼貌实在不好办。”

“好吧，那就福尔摩斯‘先生’吧。”

“很好！但我还是要说清楚，你说我叫人跟踪你是个误会。”

伯爵轻蔑地笑了。

“别人的观察力，未必一定比你弱。昨天是个闲散老头，今天又是一个老太太。他们盯了我一整天。”

“真的，先生，你真是太过奖了。昨天道森老男爵还说，我这个人虽然维护法律有功，却让舞台上流失一个名角。怎么你今天也来抬举我小小化装术了？”

“那是你——是你本人么？”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你看墙角那把阳伞，就是你在米纳街亲自捡起来还我的。你那时候大概还没有起疑心吧！”

“我要是知道是你，那你决不……”

“再回到这里了。我很明白这一点，错失良机啊。因为你当时不知道是我，所以我们才能再见面啊。”

伯爵的眉头紧皱，眼睛发出凶光：“你这么说就更严重了。原来那两个人不是你的同伙，是你自己的把戏。你这个没事找事的家伙！为什么要跟踪我？”

“得了，伯爵，你过去在阿尔及利亚猎过狮子的。”

“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打猎？”

“为什么？为了玩，为了刺激，为了冒险。”

“也为了给国家除一害吧？”

“也算是吧。”

“这也正是我的理由！”

伯爵一下跳起来，不由得将手插进裤袋里去摸枪。





“坐下，先生，坐下！此外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颗蓝宝石。”

伯爵往椅背上一靠，露出狰狞的笑容。

“原来如此！”他说道。

“你明知道我就是为这个盯着你的。你今晚来，应该是探察我在这件事上到底知道多少，消灭我有多大必要。好吧。我告诉你，我除了一件事情外，其他的已全部知道了。如果你肯把那一件告诉我，那就最好不过。”

“好哇！请问，你要知道的这点是什么呢？”

“王冠上的宝石现在在哪里？”

伯爵警觉地看了他一眼：“这么说，你是想知道那个喽？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宝石的下落？”

“你能的，并且也愿意告诉我。”

“是吗？”

“你决不会欺骗我的，伯爵。”福尔摩斯两眼盯着他，就像两条尖利的钢条，直穿到伯爵身上，“因为你就像一块玻璃，能让我看穿。”

“那你自然能看到宝石在什么地方了？”

福尔摩斯高兴地把手一拍，竖起一只指头，嘲弄道：“这么说你确实知道了，你已经承认了。”

“我什么也没承认。”

“伯爵，如果你把态度摆正了，我们还可以交易。否则，对你没好处。”

伯爵把头一仰，眼瞧着天花板。

“你在恐吓我吗？”他说道。